

天 津 工 人 创 作 丛 书



春 雷

CHUNL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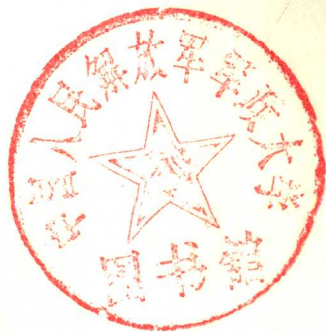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天 津 工 人 创 作 丛 书

本书是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对工人创作生活的一个侧面，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它不仅反映了工人创作的艰苦，也反映了工人创作的喜悦。本书是工人创作的宝贵资料，也是工人创作的生动教材。本书是工人创作的宝贵资料，也是工人创作的生动教材。本书是工人创作的宝贵资料，也是工人创作的生动教材。

# 春雷

CHUNLEI



天津人民出版社

# 春 雷

\*

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4 1/2 插页 2 字数 81,000

一九七五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七五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0,000

统一书号:10072·495

每 册: 0.31元

## 內容提要

本书共收七篇短篇小说，内容都是反映工业战线火热斗争生活的。作品以饱满的革命激情，从不同的侧面塑造了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而战斗的先进工人形象。作品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主题鲜明，语言朴实，有教育意义。

## 目 录

春 雷	蒋子龙( 1 )
初试锋芒	杨作林( 28 )
三个起重工	蒋子龙( 42 )
海河浪	包祖友( 67 )
路	佟德立 周宝钧( 85 )
船检站长	王家斌(111)
巡道工	阎桂芳(125)

# 春 雷

蒋子龙

—

这是冬天吗？

从节气上看，这正是“三九四九冰上走”的深冬。但是，一九六七年却带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滚滚沸腾的热浪来临了！

春雷化工厂座落在城市郊区，更是春风鼓荡，春雷隆隆，一片热气腾腾。

造反！造反！造一小撮走资派的反！

无产阶级革命派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汉！

开战！开战！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战！

红色造反者冲向斗争最前线。

一阵阵昂扬有力的歌声，滚过长空，震动大地。工人们脸上腾着汗气，有的连工具都没有来得及放下，边走边用棉纱擦着手上的油渍，一群群、一队队高举着鲜红的旗帜，奔向办公大楼前的广场。广场中间用一辆大卡车搭起一个擂台，擂台上正进行着激烈的辩论。

老黄牛战斗队虽然只有四、五百人，却首先挑起了

这场论战。队长范清河，双手叉腰，气势堂堂地在台上一站。这个三十岁刚出头的壮汉子，气粗声宏，连声叫阵，象排炮似的猛烈指责着有三千多名战士的工人革命造反指挥部。造反战士们一见，急匆匆往指挥部送信去了。

工人革命造反指挥部正开紧急会议。昨天，全市工人造反群众组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实现了大联合，他们的总指挥调到市工人造反总指挥部当负责人，现在正研究由谁来接替他的职务。听到信，指挥部领导成员牛同“腾”地一下子站起来，脸涨得通红，拔腿就要走。坐在门口的领导成员老定师傅慢腾腾站起来堵住了门口，女闯将玉兰拉住牛同说：“这场辩论来势不一般，事关重大，咱要好好研究一下。”说完看看老定师傅，老定师傅慢悠悠地装着烟斗，这老人是个冷铁板的脾性，遇到天大的愁事顶多也就是翻挤翻挤眼皮。见这架式，牛同眼珠子一瞪：“哎呀，跟你们办事真能把三股筋气崩，人家都指着鼻子找上门来了，还这么不紧不急！”

玉兰说：“你倔犟有余，机智灵活不足，这样出阵非败不可。”

“宁叫人打死，不叫人吓死！”牛同松树根般的大手猛砸在桌子上，一个茶杯被震翻了。从广场上又传来一阵阵老黄牛战斗队的口号声。牛同更急了：“不叫我上，你们谁去？”

玉兰走到老定师傅跟前，也有些心急地说：“您什

么都舍得，为什么舍不得多说一句话呢？”

“我说叫金大鹏上。”老定师傅说。

“大鹏？”牛同惊奇地看着老定师傅，他知道这个老党员的性格就如同一根钢丝一样坚韧，他不随便说话，但他的话一说出，更不随便改口，这老头话少，可是字字都象珍珠般贵重。工人们都特别敬重他，牛同也不例外。可是今天他犯了嘀咕：大鹏是和总指挥一块造反的，是指挥部的老领导核心之一，早就听说他是个有几招绝技的出色电工，可大伙都拿他当秀才看，耍笔杆、写文章、搞大批判这类鼓动宣传工作，那的确是硬手。就是长的文文静静，活象个大姑娘，这上阵打仗，尤其是和范清河这样的猛将唇枪舌剑地辩论，行吗？

老定师傅眼皮也没撩，就知道牛同不吭声是因为什么，他说：“我举金大鹏上台有三条理由：一，大鹏六一年初中毕业来咱厂学徒，六五年在社教运动中入党，搞过全厂专案调查工作，对全厂情况熟悉；二，大鹏是革命烈士的儿子，别看外表长的秀气，可内心里有个‘钢铁公司’，思想灵透畅快，第一个倡议成立造反指挥部的是不是他？第一个给厂里走资派刘佩石写大字报的是不是他？去年第一个搞‘六六〇九’新产品试制的是不是他？三，今天是和老黄牛战斗队辩论，不同于和走资派论战，上台去要头不热、脑不胀，不能丢了政策，乱了阶级阵线，这一条大鹏比咱们都强！”难得老定师傅说出这么一番道理，可见他早已深思熟虑过了。



玉兰也对牛同说：“你过去是七车间的，到指挥部来得又晚，对大鹏不太了解。我同意老定师傅的意见。”

牛同一挥手对一个青年说：“快去找金大鹏。”

“他在二车间为咱们的《春雷战报》正赶写一篇文章，揭露走资派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阴谋。”说这话的小青年是《战报》的“记者”。

“少啰嗦，快跑，叫金大鹏直接到广场参加辩论。”

## 二

广场变成了沸腾的大海。人群里有人摘掉了帽子，有人敞开衣襟，一阵阵吼声、喊声、口号声冲天而起，工人们的情绪象烈火一般在燃烧！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猜测着：指挥部会派谁出阵？

范清河气宇轩昂，在台上高声说：“造反指挥部既然不敢上来辩论，就请你们当众承认错误，下令叫你们的战士认真执行生产计划，完成任务，使我们厂革命生产双跃进。”

“清河同志，应该承认错误的是你们！”远处传来响朗朗的声音，一个高个子的小伙子跑过来，敏捷地分开人群，跳上讲台。

“金大鹏？！”台下人群里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金大鹏，二十三、四岁，穿一身蓝白线合织的劳动布工作服，左上胸口袋上印着两个雪白的小字：“春

雷”。袖口、衣角沾上了几滴鲜红的油墨。一头乌黑的短发，硬挺硬挺的蓬松着，额头宽阔而突出，眼窝微陷，目光炯炯发亮。通身上下，在文静、睿智的气质中透出一种比石头还坚硬的性格，看来他就是属于那种柔中寓刚、文里有武的角色。

范清河没把金大鹏放在眼里，他神采飞扬地先问：“金大鹏，我问你，一九六六年我们厂亏损了二百多万元，今年第一季度就应猛促生产，堵上这个窟窿。咱革命派就要对社会主义建设负责，我们提议搞一次全厂大突击，在一季度多生产五十吨‘P83’，你们不仅不响应，还另搞一套，这是为什么？”

“对，不参加生产大突击活动就是口头革命派！”台下有人响应。

金大鹏脸色突地一红，高声说：“我看你们叫刘佩石牵着鼻子走，还充好汉，摆擂台。”

“你拿出证据来！”范清河急了。

“只要你能醒悟，我把心掏出来欣你也值得。”金大鹏上前一步，加重语气说，“搞生产大突击是真的为了抓革命促生产吗？这个主意是刘佩石出的。是人家在背地点火煽风，从你们身上冒烟！我问你，谁说咱们厂去年亏损二百多万元？”金大鹏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空中一抖，继续说：“我们厂去年超额了三百五十万元，这是昨天我亲自在市工业部抄来的数据。刘佩石所以要散布一九六六年‘生产亏损论’，就是想否定在一九

六六年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台下嗡嗡起来，有人吼道：“把刘佩石揪来，当面问问他。”金大鹏走到台边，用力一挥，说：“多生产五十吨‘P83’这更是一条狠毒的诡计，‘P83’是落后了二十年的老产品，生产出来也没人要，今年的国家计划上根本没让我们厂再生产这种已经淘汰的老玩意儿。刘佩石为什么死抱住这个老古董不撒手？而且把贵重的原料都占用了？就是叫我们无法上马搞新产品‘六六〇九’，这是多么恶毒！‘P83’生产得越多，给国家造成的积压浪费越大，生产新产品困难就更大。我们指挥部接到化工部的来信说，不仅国内需要大批‘六六〇九’，就是许多友好国家也急需我们提供这种化工新产品。我们革命造反指挥部已发动全体战士，在去年试制‘六六〇九’成功的基础上，进行生产技术改造，建成几条自动线，一定要在一季度生产八百吨‘六六〇九’，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走资派恨我们，百般刁难。老黄牛战斗队的战友们，难道你们也和我们唱对台戏？”

“讲得好！”牛同在台下心花开放，大嘴笑得快扯到耳朵上去了，心里叨咕：“好样的，他还真有两下子！”

工人们的心被金大鹏的话燃烧起来，有人呼起了口号：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坚决粉碎走资派的一切阴谋诡计！”

范清河在台上楞楞地站着，厚嘴唇紧闭着，他找不出反驳金大鹏的话，但又不愿马上低头认输。金大鹏亲热地走过来，说：“清河同志，我们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是同一战线上的战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刘佩石要我们大量生产过时的产品‘P83’，玩弄什么‘生产大突击’的花招，他的目的是要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我们每个革命同志都要擦亮眼睛，不要上走资派的当。”

范清河感到一股热风朝他脸上扑来，一直从他脸上热到心里。他这个人一旦思想开了一条缝，立刻就把心灵的大门完全敞开。他一双大手把大鹏拉到台口，眼睛里象翻滚着风暴，强声硬调地问：“你说的情况全是真的？”

“造反派说话办事就得敲敲锵锵响，提提明晃晃！”

“大搞新产品，你有这个胆子？”

“有！胆子不是谁一个人的英雄气，它是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心。”

“有成功的把握？”

“信心来自实践，群众力大无穷！”

“好，只要你们敢闹海，我们老黄牛队就敢翻江！”

金大鹏上前一步，热情地说：“清河同志，你们队的名称起得很好，革命的老黄牛是受人尊敬的，好牛都是识路的。我们要在斗争中自始至终站得住，看得清，不怕晴天飞霹雳，也不怕大雾罩头上，我们要毫不动摇，穿云破雾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光凭一股冲劲还不行，还要认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没有舵的船就会撞上礁石。”他说完就跳下了擂台。

工人们刚才还是满面冰霜，一脸怒气，这会儿化做满面春风。金大鹏的话充满了战斗的号召力，象一块火炭撻到人们的心窝里，烧得人心里热乎乎的，照得人心里亮堂堂的。工人们用惊奇的目光重新打量他，这个小伙子过去笑的时候多，说话的时候少，怎么造反几个月就变得这样胸有大局，机智雄辩！

### 三

工人们散去了，范清河还象根柱子一样在汽车上一动不动地立着。金大鹏的话还在鼓舞着他，感动着他，每个字都象刀刻一样印在他的脑子里，激发他往更深一层想问题。他决定回去立即发动队员好好讨论一下。他跳下汽车，看见地上放着一封信，拾起来一看正是写给自己的，“咦，怎这么巧？”他看完了信，脸色大变，心里疑疑惑惑象塞了一团麻，追上造反指挥部的几个负

责人，生气地说：“牛同，你们好话说了三千六，暗地给人下绊子！”说完就把那封信使劲摔在地上。牛同也是个雷劈火烧的性子，哪吃这一套，眼珠一瞪就要和范清河吵起来。这时，金大鹏往两人中间一站，先让牛同看信，回头再问范清河。这是一封告密信，说范清河上大学的妹妹范清皎，前天来化工厂搞外调，被造反指挥部给扣起来了。牛同这个经不住热的火炮更急了，把信砍给范清河，说：“这全是造谣污蔑，根本没有这回事！”

“不，有这回事。”金大鹏拦住他说。

“你？”牛同、玉兰几个人吃惊地看着他。范清河急鼻子快脸地朝他来了，金大鹏稳重地迎上去说：“清河同志，和你妹妹一块失踪的还有一个大学的老师，她叫金华。”

“金华？”玉兰惊讶地说，“她不是你姐姐吗？”

“昨天晚上大学派人到我家去了，我姐姐和范清皎都是她们学校抓叛徒战斗队的队员，她们挖出了一个叛徒集团，其中有刘佩石。一九四七年我父亲是我们党的区委书记，母亲是组织部长，刘佩石是副书记，他和我父母同时被捕，我父母全被杀害，刘佩石却被反动派放出来了。因为我姐姐过去认识刘佩石，所以战斗队派她和清皎一块来调查，她们出来两天了还没有回去，学校接到我们厂的一封检举信，说是我们造反指挥部把人扣了。”

“这里一定有鬼，真卑鄙！”玉兰气愤地说。

金大鹏走到范清河跟前说：“你相信这样的检举信吗？我们和范清姣都是造反派，是一个阶级的弟兄，互相不认得脸，心可是通着，战斗目标也是一致的，怎么能办这种事呢！”

范清河看到金大鹏的态度不容怀疑，一转身气呼呼地走了。

“我们怎么办？”大家焦急地望着金大鹏。

金大鹏说：“斗争越来越激烈了，我们必须带头顶风上，一路上打先锋，赶快分头行动。‘六六〇九’生产自动线的制造已到了节骨眼，我和老定师傅去抓，玉兰是不是负责查一查我姐姐和范清姣的下落，我估计这是刘佩石干的，虽没抓住凭据，可我的心早就感觉到了，刘佩石身上有一种不是共产党人应该有的东西，他什么事都会干出来。如果这个刘佩石就是当年叛变的那个刘江，而且认出了来调查的正是我姐姐，他一定会下毒手，然后挑起我们造反派的内战。你先到危险品仓库去看，他决不会把人关在办公大楼里。”

“危险品仓库！”玉兰心里一颤，“大鹏，金老师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造反是革命，是斗争，我们应该把什么情况都想到。”大鹏的目光坚定而威严。

“那还是你去找金老师吧，我和老定师傅去搞自动线。”玉兰眼眶里含着两滴滚热的泪珠。

“玉兰，我是电工，去年新产品试制我参加了，自动线一开始也是我搞的，我熟悉情况。”大鹏坚定地说。这一刻，从金大鹏的脸上找不到一点文静气，而是显得那么刚毅、坚强。

“这么办，”牛同大手一挥带着命令口气说，“你和玉兰一块去，我和老定师傅去抓自动线。”

“老牛！”大鹏眼望着牛同说，“我建议你找找副厂长老宋，和他好好谈一谈，发动领导干部们，揭发检举走资派刘佩石，丢掉包袱，和我们共同作战，把我们厂的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牛同全身一热，这个长得象举重运动员一样壮实的汉子，对造走资派的反充满了信心和力量，这时大鹏一番话又在他心里烧起了一把火，便使劲抓住了大鹏的双手：“大鹏，我的好战友，好兄弟！走，就这么办！”

#### 四

金大鹏和老定师傅一溜小跑，向五车间奔去。车间里，“六六〇九”生产自动流水线正进入总装阶段。造反派的战士们一个个心里有火，脚下生风，刮旋风似的忙碌着。金大鹏是那种一看见工作眼睛就红的人，他脱掉棉衣，只穿件旧绒衣。自己包了一个电子操纵柜。一个真正的电工，必须是半个钳工，半个铁匠。他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狠劲干着、拚着，有时还去支应一下别人，指挥着全局。自动线必须马上搞成、投产，这是一



场打击走资派的政治仗，意义重大。通过这次战斗可以充分地向反动路线显示革命造反派的强大力量！一会儿，金大鹏脑门上就沁出了毛毛汗。

很快，他的电子柜就安装完了，人家两个人安一个还没有完。工人们惊奇他的神速，来看他安装第二个柜。金大鹏有一个安静的外表，但他的性格却象钻头，永远都在不安静地向前探求着什么，他干活随手都有改革，一样的活到他手里就干得又巧又省力。工人们看着看着就笑了：“你这个家伙，脑子里门门窗窗就是多！”

金大鹏在工人们中间，显得直率而天真，有时简直象个孩子，工人们从他亮闪闪的眼睛里可以一直望到他的心坎，他纯洁得就象一块透明的水晶石。

一群工人风风火火地找金大鹏来了：“大鹏，现在是要嘛没有嘛，车间不支持，厂部出难题，我们全靠穷对付，用杀鸡的刀子宰牛。”

“对，我们就是要用杀鸡的刀子宰牛！”金大鹏眉毛一扬高兴地说。

“我们那里要停工了。架硫化罐需要道木，我们给总调度室打电话叫王怀孟给派汽车，他叫我们等着，我们等了两个小时了，连个汽车影子都不见。”

“不能等，文化大革命中的时间是属于革命造反派的，谁也没有权力浪费一分钟，不管有多大困难，自动线必须在今天装成投产，今天已经是十九号了，我们还要把走资派耽误的时间抢回来！”